

二公爲冠，袁景文凱次之，楊孟載基次之，張志道以學次之，徐幼文實，張來儀羽又次之，高、楊、張、徐之名，特并舉於北郭十子中，初非通論。」又云：「永樂以還，崇臺閣體，諸大老倡之，衆人應之，相習成風，靡然不覺。李賓之東，竭力挽頹瀾，李夢陽、何大復繼之，詩道復歸於正。獻吉雄渾悲壯，鼓蕩飛揚。仲默秀朗俊逸，回翔馳驟。同是憲章少陵，而所適各異，騷乎一代之盛矣。至楊用修負高明伉爽之才，沈博絕麗之學，隨物賦形，空所依傍。讀《宿金沙江》、《錦津舟中》諸篇，令人對此茫茫，百端交集。李、何諸子外，拔戟自成一隊。五言非其所長，過於體麗，轉落凡近也。同時薛君采章，稍後高子業叔嗣，并以沖淡，五言古風，獨饒高韻。後華子潛，希章柳之風，四皇甫冲、韓、汝、道仰三謝之體，雖未穿溟涬，而坳坳已離。正嘉之際，稱爾雅云。王元美天分既高，學殖亦富。自珊瑚木難，及牛溲馬勃，無所不有，樂府古體，卓爾成家。七言近體，亦規大方，而鍛煉未純，且多酬應牽率之態。李于鱗《擬古詩》，臨摹已甚，尺寸不離，固足招詆諆之口。而七言近體，高華矜貴，脫去凡庸，正使金沙并見，自足名家。過於回護，與過於捨擊，皆偏私之見耳。謝茂秦古體，局於規格，絕少生氣。五言律句，哀字煉，氣逸調高，高、岑遇之，行當把臂。七言《送謝武選》一章，隨題轉折，無迹有神，與高青邱《送沈左司》詩，并推神來之作。」

又云：「王、李既興，輔翼之者，病在沿襲雷同；攻擊之者，又病在翻新吊詭。一變爲袁中郎兄弟之談諧，再變爲鍾伯敬、譚友夏之僻澀，三變爲陳仲醇、程孟陽之纖佻。回視嘉靖諸子，又古民之三病矣。論者獨推孟陽，歸咎王、李，而并刻論李、何爲作俑之始，其然，豈其然乎？」

汪端云：「劉文成樂府，鬱伊善感，歎歎欲絕，《離騷》之苗裔也。青邱清華朗潤，秀骨天成，唐人勝境也。大復源於漢、魏、陶、實，而能自抒妙結。昌穀六朝風度，嫺雅絕倫。茂秦小樂府最爲擅場，閨情邊塞，不減王少伯、李君虞之作。凡此數家自當爲樂府正宗。而西涯咏史，鳳洲敘事，梓亭激揚忠孝，則皆變體之正也。」

「五古元季纖靡，文成起而振之，醇古道煉，抗行杜陵。青邱得柴桑之真樸，輞川之雅淡，可稱異曲同工。他如張志道之宏朗，楊孟載之蒼奇，林子羽追琢工秀，不在常、劉以下。正嘉間，大復骨重神寒，昌穀清聲古色，皇甫昆季，圭臬三謝，高子業接迹曲江。此皆一時之雋，足相羽翼。華子潛、歸季思、吳凝父、李長蘅、錢飲光、張祖望諸人，規撫林壑，清曠絕塵，亦不愧隱逸詩人之目。若顧亭林，磊落英多，陸桴亭雄深淵雅，則又獨闢門徑，前無古人矣。」

「七古，青邱沈鬱宕逸，兼太白、杜、韓之長，清江、志道鮮明緊健，頗近遺山、道園。孫仲衍學岑嘉州，明雋清奇，善言風景。李卓閣歌行學杜，材力馳聘，足以赴之，惜波瀾較少耳。弘正間，諸家多宗少陵，實自西涯啓之。而大復雄麗，尤爲奇玉特殊。嘉隆以下，作者殊寡。鳳洲富健，尚欠安詳。滄溟浮鷲，更不足取。其後陳忠裕、夏節愍，格古意新。陸桴亭才氣無前，陳元孝語能獨造。撐持末季，深賴此數公焉。」

「五律之成，俎豆少陵。青邱上法右丞，下參大曆。清江以溫厚勝，志道以瑰麗勝，孟載以清新勝，海叟以秀潔勝，子羽以精煉勝，節愍以雅正勝。大復於李、杜、王、岑均能神肖。昌穀嗣襄陽之

五律之成，粗豆少國，青邱上法在亦一參才屬，清溪以法屬，勝，海度以秀潔勝，子羽以精煉勝，節愍以雅正勝。大復於李、杜、王、岑均能神肖。昌毅嗣襄陽之

陳去病全集 詩賦論著集一 詩學綱要

一四三九

陳去病全集

一四四〇

清音，茂秦振嘉州之逸響，可稱極盛。鳳洲、忠裕、節愍、惇亭、元孝，氣格沈雄，自是大家。而華泉、子循、子業、海目、茫若，趣味澄遠，如清源之貫漣，亦猶畫家逸品也。」

「七律，文成激昂悲感，青邱超妙清華，足稱兩雄并峙。清江、志道、孟載、子羽、程節愍、甘彥初、張來儀諸家，功力純熟，詞旨葱蘢，均堪媲美。渾雅則推西涯，委明則推大復，爽健則推茂秦。滄溟雖高華精麗，而用字雷同，易取入厭。昔人嘗集其江湖、乾坤、落日、浮雲、秋色、風塵、中原、吾輩等字，為詩戲之，故非惡諷。鳳洲雄闊，惜乏深思，未云貴品。陳忠裕、夏節愍珍詞繡句，雅練莊嚴。惇亭、惇亭、元孝開闢渾涵，龍驤虎步，并為絕調。此外邊華泉、徐惟和兄弟、曹忠節、程孟陽諸家，圖秀娟妍，得衷合度，要皆不失為名家也。」

「七絕，文成、青邱、志道、孟載、子高、來儀、劉仲修、王安中，并有唐人風度。而海叟神味雋永，仲衍自然明秀，尤為本色當行。西涯、大復、明明有致。昌毅學王龍標，滄溟學李太白，格高韻絕，咸臻極境。徐惟和兄弟、曹忠節、程孟陽、王介人、范東生、謝在杭、林文初諸人，措詞婉雅，練有餘妍。斯可與劉賓客、鄭都官，把臂入林耳。」

如上諸家之所論次，則明代詩人之雄傑，亦具在平是矣。因舉其尤者，列之如下，志辨香焉：
劉基，字伯溫，青田人。元進士，明洪武中，以佐命功，封誠意伯，為胡惟庸毒死。正德中追諡文成。公詩文曰《覆瓿集》，元季之作也。曰《犁眉公集》，明初作也。虞伯生云：「伯溫詩，發感慨於性情之正，存憂患於敦厚之言，是不可及。若其體製音節，愧感唐。」李時勉曰：「公之出處進退，

比之子房，明白正大，偉然大丈夫之所為。公之詩文，其氣壯，故其詞雄渾而敦厚。其學博，故其詞深弘而奧密。其志忠，故其詞感激而切直。其行廉，故其詞濁潔而清勁。古今之能以助業文章并顯於當時，而垂耀於後世，若公者幾人哉？」鍾廣漢曰：「文成論詩，謂今天下為詩者，取則於遼官貴人而不師古，此語深中元人之病。試讀公集中詩，皆有古人之一體，可謂善於師古者也。」陸道威曰：「詩家能合興、觀、群、怨者，雖人有數首，然求其全部，大旨俱合者，《離騷》而後，惟陶淵明、杜子美。在明則劉文成，皆由其立心正也。作詩者不可不讀。」又云：「文成詩無一語風雲月露。但憂時閔世之言，極得古人詩言志之旨。樂府尤妙，可謂杜陵以後一人。」汪端云：「文成詩境獨到處，在沈鬱二字。唐以後詩家，可當此二字者，惟遺山及文成兩人耳。」

高啓，字季迪，長洲人。張吳時，居吳松江之青邱。洪武初，召修元史，授翰林院國史編修，擢戶部侍郎，放還。旋為魏觀作《上梁文》，連累死，年三十九。季迪僻於詩，日課一章，當元至正時，楊維禎詩尚險怪靡麗之習，惟季迪與王彝不屑附和。其論詩曰：「詩之要有三：曰格、曰意、曰趣。格以辨其體，意以達其情，趣以臻其妙也。體不辨則入於邪陋，而師古之義乖。情不達則墮於虛浮，而感人之實淺。妙不臻則流於凡近，而超俗之風微。三者既得，而後典雅沖澹，豪俊渾厚，清婉奇險之詞，變化不一，隨所宜而賦焉。如萬物之生，洪纖各具乎天，四序之行，榮悴各適其職。又能聲不違節，言必止義，如是而詩之道備矣。夫自漢、魏、晉、唐而降，杜甫氏之外，諸作者各以所長名家，不能兼也。學者譽此詆彼，各師所嗜。譬猶行者埋輪一鄉，而欲觀九州之大，必無至矣。蓋嘗

論之，淵明之善曠，而不可以頌朝廷之光；長吉之工奇，而不足以咏邱園之致。皆未得其全也。故必兼取衆長，隨事師法，待其時至心融，渾然自成，始可名大方，而免夫偏執之弊。此蓋自道其所得也。其詩有《江館》、《青邱》、《吹臺》、《鳳臺》、《南樓》、《棧軒》、《姑蘇雜咏》等集，後自選爲《缶鳴集》。季迪詩，傾倒者衆，殊難羅列。故挈其論詩語，以見一斑。

貝瓊，字廷珩，一名闕，字廷臣。崇德人。洪武初，徵修元史，除國子助教。有《清江詩集》十卷。朱竹垞云：「廷珩從學於楊廉夫，其言曰：『立言不在新絕刻峭，而平衍爲可觀。不在荒唐險怪，而豐腴爲可樂。』蓋學於楊而不阿所好者也。其詩爽豁類汪朝宗，雄整似劉伯溫，風華亞高季迪，清空近袁景文，明麗若孫仲衍，圓秀勝林子羽，朗淨過張來儀，足以領袖一時。此非鄉曲之私，天下之公言也。」

楊基，字孟載，其先蜀人，居吳中。洪武初，用薦入官，仕至山西按察使。被讒奪職，供役，卒於工所。基少負詩名，楊廉夫來吳，基於座上賦《鐵笛歌》，即效其體，廉夫大驚喜。謂從游者曰：「吾在吳又得一鐵，優於老鐵矣！」有《眉庵集》十二卷。汪端云：「孟載五古，具韋、柳之沖逸，韓、蘇之峭拔。近體皆秀藻清潤，風度悠然。其絕人處，尤在才鋒英銳，神致俊爽，了無晦澀填砌之病。求之弘正嘉隆間，此才正未易得也。」按孟載詩，頗爲元美兄弟所疵摘，竹垞、歸愚亦多非議，要在慎取之耳。

李東陽，字實之，茶陵人。天順甲申進士，官至少師，兼吏部尚書，謚文正。有《懷麓堂集》，王

元美云：「西涯樂府，奇旨創造，名語疊出。縱未可被之管弦，自是天地間一種文字。若使字字求諧於房中，《鏡吹》之調，取其字句斷爛者摹仿之，以爲樂府，如是則豈非西子之顰，邯鄲之步哉。」陳元孝云：「西涯樂府，得古詩之遺，風刺并見，含蓄可味，使人自得於言外。」朱竹垞云：「文正弘獎群英，力追正始。由其天材穎異，長短豐約，高下疾徐，滔滔莽莽，惟意所如。其《自序》謂，耳目所接，輿況所寄，左觸右激，發乎言而成聲，雖欲止之，有不可得而止者，此自得之言也。若其《擬古樂府》，因人命題，緣事立義，別裁機杼。方之楊廉夫、李季和輩，似遠勝之。」汪端云：「西涯七古，出入少陵，眉山之間。七律清逸流麗，工於使事，最近劉夢得。餘體亦醇正無疵，唯才情秀發，未遑青邱，大復，而氣度雍容，風骨遒健，究不愧爲詩家正宗。虞山過相推挹，以明代第一人目之。漁洋肆口毀斥，以爲軟靡熟滑，準之公論，均無當也。」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弘治壬戌進士，官至陝西提學副使，用經學課士，秦俗化之。卒年三十九。有《大復山人集》。王元美云：「仲默詩，如朝霞點水，芙蓉試風。又如毛嬙西施，無論才藝，却扇一顧，粉黛無色。」穆敬甫云：「何詩清淑典麗，鑒然豈然，真得風人溫柔敦厚之旨。」胡元瑞云：「何古詩全法漢魏，歌行短篇法杜，長篇法王、楊四子，律法杜之宏麗，與高、岑、王、李之秀朗，卒自成一家，冠冕當代。」陳臥子云：「昔人稱王恭濯如春月柳，又評褚書如瑤臺嬋娟。仲默詩庶幾近之。」孫豹人云：「大復詩驟而如淺，復而彌深，兩言其定評矣。」王貽上云：「何《送徐少參》、《津市打魚》、《畫馬》、《吳偉飛泉》、《獵圖》諸作，深得少陵之髓。」

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弘治癸丑進士，仕至江西提學副使。首倡復古之論，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弗道，唐以後事不得用，一時奉爲宗。有《李夢陽集》。

云：「何古詩全法漢、魏，歌行短篇法杜、長篇法王、楊四子，律法杜之宏麗，與高、岑、王、李之秀明，卒自成一派，冠冕當代。」陳卧子云：「昔人稱王恭渥如春月柳，又評褚書如瑤臺嬋娟。仲默詩庶幾近之。」孫豹人云：「大復詩驟而如淺，復而彌深，兩言其定評矣。」王貽上云：「何《送徐少參》、《津市打魚》、《畫馬》、《吳偉飛泉》、《獵圖》諸作，深得少陵之髓。」

陳去病全集 詩賦論著集一 詩學綱要

一四四三

陳去病全集

一四四四

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弘治癸丑進士，仕至江西提學副使。首倡復古之論，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弗道，唐以後事不得用，一時奉為宗匠。然其弊失之模仿太似，貽畫虎之譏。有《空同集》。何大復云：「詩必以盛唐為尚，宋人似蒼老而實疏鹵，元人似秀峻而實淺俗。僕詩不免元習，而空同諸作，間入於宋。譬之於樂，絲竹之音要眇，木革之音殺直。若獨取殺直，而并棄要眇之音，何以感憤飾雅也。空同江西以後作，詞艱者意反近，意苦者詞反常，讀之如搖鞞鏗耳。」按自此言出，而拍擊之者始衆。然大復之言，正自有味。

楊慎，字用修，新都人。正德辛未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以議大禮泣諫，杖謫永昌。天啓初，追謚文獻，有《升庵集》。

薛蕙，字君采，亳州人。正德甲戌進士，官吏部員外郎，有《西原集》。

王世貞，字元美，太倉人。嘉靖丁未進士，仕至刑部尚書。嘗與李于鱗結社，紹述空同之說，文必西京，詩必開寶，非是則詆為宋學，一時翕然和之。著有《藝苑卮言》，及《弇州山人四部稿》。吳文仲云：「李、何并駕，李雄視何，而李不若何之冲而雅也。王、李齊驅，王盛推李，而李不若王之博而大也。」朱竹垞云：「元美樂府，奇奇正正，易陳為新，遠非于鱗生吞活剝者比。七律高華，七絕典麗，亦未遽出於鱗下。」

李攀龍，字于鱗，歷城人。嘉靖甲辰進士，仕至河南按察使，有《滄溟集》，其詩恒苦復沓，不如元美之工。屠長卿云：「元美推尊于鱗誠太過，然當時諸公，揮毫或未免纖弱。于鱗晚出，蒼健驚

人，奈何不壓倒曹偶？」誠平允語也。

謝榛，字茂秦，臨清人。王、李之結社燕京也，重茂秦行誼，推為盟長。後于鱗名盛，茂秦與論詩不合，于鱗遂遺書絕交。元美諸人咸右于鱗而排茂秦，削其名於七子五子之列。而茂秦游道日廣，秦、晉諸藩，爭延致之，為刻其集，河南北皆稱謝榛先生。有《四溟山人集》及《詩家真說》。江進之云：「求真詩於七子之中，則謝茂秦者，所謂人棄我取者也。」陳卧子云：「茂秦沈練雄渾，法度森然，可稱節制之師。」陳伯璣云：「山人說詩，取初盛十二家，并李、杜集中之最佳者，錄成一帙。熟讀之以會神氣，申咏之以求聲調，玩味之以哀精華。得此三要，造乎渾成，不必塑論仙而畫少陵也。王、李諸公，心師其言。厥後雖爭攘山人，其稱詩之指要，實自山人發之。」按謝氏既擯，而當時遂有後五子，廣五子，續五子，末五子，四十子之稱。然皆縉紳之流，無一韋布廁於其間，而人才亦遠遜茂秦矣。

吳易，字日生，號惕齋，吳江人。崇禎癸未進士，與貴池吳應箕，俱號復社眉目，以詩文自豪。有《東湖唱和集》，明亡起義殉節死，年三十五。歷官兵部尚書，忠義伯，長興伯，今存詩二卷，曰《東湖遺稿》。潘稼堂云：「惕齋以孤臣烈士，殺身成仁，其發為詩歌，慷慨激昂，不作錚錚細響者，由其養吾浩然深也。」朱竹垞云：「啓禎之間，風雅凌替，古風尤置不講。日生奮迹松陵，誦《六公》咏，原本杜老《八哀》之作。是時第知卧子有起衰之功。然卧子豐縵，日生戕削，各有其長。」沈柳塘云：「楊庵西郊駁射，使讀其《東湖雜感》云：『深宮辭舞夜，敵國卧薪時。』想見其有心斯世。」

陳去病全集 詩賦論著集一 詩學綱要

一四四五

陳子龍，字臥子，號大樽，華亭人。崇禎丁丑進士，與夏允彝、徐孚遠等結幾社，以詩文相砥礪，刊其所作曰《壬申文選》，明亡起義殉節死。歷官兵部尚書。有《詩集》十七卷。朱竹垞云：「王、李教衰，公安之派浸廣，竟陵之焰頓興。一時好異者講張易之，如帝釋既遠，修羅藥叉交起搏戰；日輪就暝，鵬子鴟母四野群飛。黃門張以太陰之弓，射以狂矢，腰鼓百面，破盡着蠅蟻肆之聲，其功不可泯也。」觀其與李、宋二子《選明詩自序》，略云：「一篇之收，互爲諷咏；一韻之疑，互相推論。攬其色矣，必準繩以觀其體；符其格矣，必吟誦以求其音；協其調矣，必淵思以研其旨。於是郊廟之詩肅以酸，朝廷之詩宏以亮，贈答之詩溫以遠，山藪之詩深以邃，刺讖之詩微以顯，哀悼之詩愴以深。使聞其音而知其德，有其辭而推其志。」先生之論詩，知所本矣。

顧炎武，字寧人，號亭林，昆山人。崇禎末，入復社有名，與同邑歸玄恭友善，有「歸奇顧怪」之目。朱竹垞云：「寧人詩事必精當，詞必古雅，杼山長老所云：「清景當中，天地秋色，庶幾似之。」沈歸愚云：「亭林韻語其餘事，然風霜之氣，松柏之質，兩者兼有。就詩品論，亦不肯作第二流人。」汪端云：「亭林詩憑吊滄桑，語多激楚，茹芝探厥之志，黍離麥秀之悲，淵深樸茂，直合靖節、浣花爲一手。豈宋谷音、月泉諸人所能伯仲哉！」

鄭露，字湛若，南海諸生。永曆朝授中書舍人，廣州城陷死之。有《海雪集》。屈華夫云：「湛若詩愛天憫人，主文誦諫，雖《小雅》之怨讎，《離騷》之忠愛，無以尚之。」王漁洋《論詩絕句》云：「海雪畸人死抱琴，朱弦疏越有遺音。九疑泪竹娥皇廟，字字離騷屈宋心。」蓋正指湛若也。

王夫之，字而農，號薑齋，衡陽人。崇禎朝舉人。明亡，隱居石船山，著書甚衆，人稱船山先生。有五十、六十、七十《自定稿》，及《落花》、《道興》、《梅花》、《雁字》等詩，咸自爲編。又有《詩譯》、《夕堂永日緒論》、《南窗漫記》皆其說詩之作也。其詩原本風騷，理致瑩潔，一洗形模句仿之陋。論詩尤貴自然，嘗謂詩俱以意爲主。意猶帥也，無帥之兵謂之烏合，李、杜所以稱大家者，無意之詩，十不得一二也。烟雲、泉石、花鳥、苔林、金鋪、錦帳，寓意則靈。齊、梁綺語，宋人搏合成句之出處，宋人論詩，字字求出處。役心向彼援索，而不恤己情之所自發，此之謂小家數，總在圍網中求活計也。

陸世儀，字道威，號桴亭，太倉人。明諸生，鼎革後，遁迹荒村，與陳瑚、江士韶、盛敬稱「婁東四先生」。有《桴亭集》。陳言夏云：「桴亭古風取裁漢、魏，近體得法李唐，不屑爲卑弱不振之調。西戎以後，憂愁幽思，殆近《離騷》。晚年益造自然，長篇短幅，縱筆所之，無不如意。總之，桴亭論詩，以三百篇爲主，故一字一句，必有合於興、觀、群、怨之旨，非若世之爲詩者，以剽竊詞華，擬議聲病爲能也。」

余述明代詩人畢，乃作而嘆曰：悲哉！明詩之不能躋唐軼宋，殆有故哉？蓋明自青田、青邱二公出，而其力已足以凌蹙金、元，追攀魏、晉，駁駁乎上窺風雅之源矣。假使明良喜起，學與年增，豈非大快。乃不幸而遭逢讒忒，中道銜哀，既促損夫天年，復埋滅其作述，此詩道之一厄也。重以燕啄王孫，龍歸大壑，而三楊制製，遂重朝廷，舉國相從，百年莫喻，此詩道之又一厄也。迨七子挺生，人文彪炳，隋珠和璧，照耀騰輝，不可謂非極一時之盛矣。而過立門戶，競相標榜，末流之弊，徒

存膚廓。公安、竟陵，起而矯之，纖音尖新，好行小慧，識者因以慨風雅之掃地矣。幾、復肇興，聲聞遠播，黃鐘大呂之音，比之建安而奚愧。使當全盛之朝，何難揖高、劉而挈何、李。顧乃天不祚漢，胡虜縱橫，義旅東南，不遑朝食，倚馬草檄之餘，尚容賦詩橫槊，雅歌投壺，以一抒其襟抱耶？奚況甚弘碧血，遺恨千秋，精衛冤魂，空填滄海。昆明劫後之灰，非錮之鐵函以沉智井，即群詫以爲不詳，而大遭禁毀，此詩道最後之大厄也。嗟乎！有明三百年右文之治，而其厄運乃如此之巨，誠漢、魏、六朝以來，迄乎唐、宋、金、元所欲求之而未有也。余故綜而論之，以見詩道之不復昌明於時者，乃氣運使然，非人材之不古若也。而後之學者，誠能具雄偉之材，苟非常之志，高竊乎四始六義之原，而一泄其磊落英多之概，亦不廢江湖萬古流也。康莊八達之衢，固坦然而無阻，要在驂騑駟之善自馳騁耳。豈王良造父得能一一而鞭策歟？

第十九篇 清詩之蕃衍

清詩人衆矣，然綜名核實，別偽存真，則二百六十年間之流風逸韻，固可得而言也。大抵清初詩人，推江左三大家，皆明臣而筮仕於清者也。繼之者爲嶺南三家，然元孝、翁山，眷懷故國，自在遺民之列。惟梁藥亭以六十七翁，則身翰苑，正未可與陳、屈二賢同年而語矣。厥後朱錫鬯流譽江東，王貽上姚鼐山左，施愚山畫迹宣城，宋荔裳齊鑣海岱，一時有「南朱北王」、「南施北宋」之目。而

新城、秀水屹然并峙，執驥壇之牛耳者垂五十年，允推兩大宗師。然漁洋宗法王、孟，祇以神韻擅長，所謂詩人之詩，而非學者之詩。故當時趙秋谷即著《談龍錄》以彈之，而商邱宋筆，自謂與王齊名，并與顏光敏等，號蓋下十子，時人亦未之許也。迨歸愚沈氏出，承分湖葉燮之傳，手取漢、魏、六朝以來詩人之作，從容釐訂，勒成鉅編，名《古詩源》，曰《唐詩別裁》、《明詩別裁》，以垂典則，而後學者咸知嚮往，不惑歧趨。故漁洋見而稱之曰：「橫山門下，尚有詩人。其傾倒也如此。橫山者，吳江葉星期先生燮也。平生痛於詩家之喜崇范、陸，作《原詩內外篇》，以老杜爲歸，以情、境、理爲宗旨。歸愚少從之游，故其詩古體宗漢、魏，近體宗盛唐，而尤所服膺者，杜少陵也。門下之盛，突過漁洋，若盛錦、周準、陳槐、顧詒祿、袁景輅，皆其最著也。厥後又有王鳴盛、王昶、錢大昕、曹仁虎、黃文蓮、趙文哲、吳泰來之吳中七子，及褚廷璋、張熙純、畢沅等之繼起。再傳弟子則有武進之黃景仁，私淑弟子則有仁和之朱彭。乾嘉以來，詩家傳授之廣，從未有如歸愚者矣。先是石門呂晚村，嘗有宋詩之輯，未及成而歿。稿留吳之振所，之振惜之，因約橫山共爲整理，書成，名曰《宋詩鈔》。至錢塘厲鶚起，始盡力摹擬，并爲《宋詩紀事》一書，而兩浙詩風爲之一變。同時袁隨園與蔣鉛山、趙雲松亦號三大家。隨園仰漁洋之餘沫，而略變其制，專主性靈，幾令學詩者可一書不讀，鉛山從工詞曲，區北亦多濫調，俱未足以領袖群倫。獨翁覃谿，特拈「肌理」二字，以針新城之失，然言言微實，猶蹈北派之弊也。若夫舒王孫之世稱三君，與陽湖洪亮吉、楊芳燦、江西曾燠、樂鈞，浙中吳錫麒、吳江郭麟、嶺南張錦芳等，大率性唐是尚。雖身未及於歸愚之門，而要皆被其流風者也。及曾

藩筮以侯相之隆，承姚緒之說，宗尚蘇、黃，海內風靡草偃。江西詩派之說，於以復盛，極其流弊，如今日閩中一輩，乃欲竭九牛二虎之力，務為宋詩張目，而清運絕矣。嗚呼！茫茫天壤，落落群倫，此後之風雲歲月，幾不知屬之誰何？而未學狂人，罔知國故，輒復囂然妄肆異議，以相取快，而誤後生，其為罪不滋重哉！然而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居今日之海宇，何一而非詐僞。則余縱欲有言，尚何言哉？今略述順康以還詩家梗概於下：

(一) 家派

江左三大家 曰錢牧齋謙益、吳梅村鼎業、龔芝麓鼎孳，皆江南人。吳江顧有孝選其詩為《江左三大家集》。

嶺南三家 曰陳元孝善尹、屈翁山大均、梁藥亭佩蘭，皆廣東人。惟陳、屈二公，係明代遺民，今論列其詩於清，恐非其志也。故從略。

南朱北王 曰朱錫鬯彝尊，浙江秀水人。有《曝書亭集》。王貽上士禛，山東新城人。有《帶經堂集》。

南施北宋 曰施尚白開章，安徽宣城人。有《愚山詩集》。宋玉叔瑒，山東萊陽人。有《安雅堂集》。

海內八大家 曰宋琬、施閏章、王士禛、王士禛、程可則、汪琬、沈荃、曹爾堪。士禛，字西樵，士禛之兄，亦其所從受詩法者也。可則字周量，廣東人。琬字若文，長洲人。荃字貞蕤，華亭人。爾

堪字頗庵，嘉善人。

轅下十子 曰南邱宋學牧仲，曲阜顏光敏修來，德州田雯山璣，江都汪懋麟數門，江陰曹禾頌嘉，邵陽王又且幼華，德州謝重輝千初，安邱曹貞吉升六，以及丁澹汝業，并叔元是也。

橫山派 曰葉燮已畦——沈德潛
吳中七子等。
松陵詩派聲譽略以隆至於今日。

乾嘉三大家 曰錢塘袁枚子才，鉛山蔣士銓心餘，陽湖趙翼雲峯。
 嘉道三君 曰大興舒位繼雲、秀水王譽仲髦、常熟孫原湘子瀟。

(二) 集評

鄭鉉《有學集叙》云：牧齋先生產於明末，其為詩也，擬江左之秀，而不襲其言；并草堂之雄，而不師其貌。間出入於中、晚、宋、元之間，而渾融流麗，別具墟鍾。北地為之降心，湘江為之失色矣。

錢蒙叟《致吳梅村書》云：大集詞麗句清，層見疊出，鴻章縹緲，富有日新，有事探剝者，或能望洋而嘆。若其攢簇化工，陶冶今古，陽施陰設，移步換形。或歌或哭，欲死欲生，或半夜而啼，或當餐而嘆，則非精求於韓、杜二家，吸取其神髓，而傾助之以眉山、劍南，斷斷乎不能窺其離落，識其阡陌也。趙鳳北《詩話》云：梅村詩有不可及者二：一則神韻悉本唐人，不落宋以後腔調。而指事類情，又宛轉如意，非如學唐者之徒襲其貌也。一則他材都用正史，不取小說家故實，而選聲作色，

鏡蒙叟《致吳梅村書》云：大集詞麗句清，隱則露出，神韻綿綿，實有比擬。若其橫議化工，陶冶今古，陽施陰設，移步換形。或歌或哭，欲死欲生，或半夜而啼，或當
洋而嘆。若其精求於韓、杜二家，吸取其神髓，而傾助之以眉山、劍南，斷斷乎不能窺其離落，識其阡
壟而嘆。則非精求於韓、杜二家，吸取其神髓，而傾助之以眉山、劍南，斷斷乎不能窺其離落，識其阡
壟也。趙鳳北《詩話》云：梅村詩有不可及者二：一則神韻悉本唐人，不落宋以後腔調。而指事
類情，又宛轉如意，非如學唐者之徒襲其貌也。一則他材都用正史，不取小說家故實，而選聲作色，

陳去病全集 詩賦論著集一 詩學綱要

一四五

陳去病全集

一四五二

又華艷動人，非食古者之物而不化也。蓋其才情善卷，能瀾翻不窮，故以唐人格調，寫目前近事，宗
派既正，詞藻又豐，而感憤時事，俯仰身世，纏綿淒惋，情餘於文，尤意味深厚。《四庫提要》云：偉
業少作，大抵才華艷發，吐納風流，有漢思綺合，清麗芊綿之致。及乎遭逢喪亂，閱歷興亡，激楚蒼
涼，風骨彌昂道上。暮年蕭瑟，論者以庾信方之。其中歌行一體，尤所擅長。格律本乎四傑，而情
韻為深；敘述類乎香山，而風華為勝。韻協宮商，感均頑黷，一時尤稱絕調。

吳梅村《詩話》：魏州李升，字季升，廬州合肥人。甲戌進士，授蘄水知縣，考選給事中，入本朝為
太僕少卿。中間流離患難，幾不免。庚寅秋，報余書，略云：先生留意文章，超絕前軌，馬班屈宋，
蔚有兼長，燭火至微，何敢妄希扶桑之耀。且身既敗矣，焉用文之，顧萬事瓦裂，空言一錢，猶冀後
世原心，宣鬱遺愁，亦惟斯道。往往在燕邸，與秋岳，舒章諸子，各有抒寫，篇幅遂繁。近年以來，蓬轉
江湖，仲宣登樓，吟情難忍，嗣宗懷抱，歌哭無端。未極斐然，不無驛染。然則則魂魄初召，瑟既苦
而難調；繼乃離索寡群，刀難操而未善。亟思大雅，提振小巫；九合葵邱，舍公誰屬？方當悉索
敵賦，奉鞭弭於中原，不敢頌苞茅之討也。此書至，余發之於相知，讀者無不以為徐、庾復出也。李
升詩，最秀穎高麗，聲調道整，有義山之風。嘗憶其《泗州》一聯云：「亂後江聲猶北固，坐中人影半
南冠。」激昂慷慨，猶是此書大意，可為三嘆。按魏自入清後，仕至尚書。

王漁洋《詩話》云：朱竹垞著書最富，如《日下舊聞》、《經籍存亡考》，皆百餘卷。又撰《詩綜》、
《詞綜》若干卷。其自著詩歌雜文，曰《竹垞文類》者，余為序之。《四庫提要》云：國朝之詩，以彝尊

及士禎為大家。謂王之才高，而學足以副之；朱之學博，而才足以運之。其失則朱貪多，王愛好。
暮年老筆縱橫，天真爛漫，惟意所造，頗乏剪裁。然晚景頹唐，杜陵不免，亦不能苛論於彝尊矣。

沈歸愚《清詩別裁》云：漁洋少歲，即見重於牧齋。後學殖日富，聲望日高，宇內尊為詩壇主
臬，突過黃初，終其身無異辭。或謂漁洋難祭之工太多，性靈反為書卷所掩，故爾雅有餘，而莽蒼之
氣，道折之力，往往不及古人。老杜之悲壯沈鬱，每在亂頭粗服中也。應之曰：是則然矣，然獨不
曰歌頌難工，愁苦易好，安能使處太平之盛者，強作無病呻吟乎？《四庫提要》云：士禎談詩，大抵
源出嚴羽，以神韻為宗。蓋開國之初，人皆厭明代王、李之膚廓，鍾、譚之纖仄，於是談詩者，竟尚
宋、元，既而未詩質直，流為有韻之語錄；元詩舞艷，流為對句之小調。於是士禎以清新俊逸之才，
範水模山，批風抹月，倡天下以二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語，天下遂翕然應之。然所稱者盛唐，而古
體惟宗王、孟，上及於謝朓而止，律以杜甫之忠厚纏綿，沈鬱頓挫，則有浮聲切響之異矣。

《蜀北詩話》云：與梅村同時，而行輩稍次者，有南施北宋兩家。愚山以儒雅自命，稍嫌腐氣；
荔裳則全學晚唐，無深厚之力。此外為一時山斗者，莫如王阮亭。然專以神韻勝，但可作絕句，而
元微之所謂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豪邁律切者，往往見絀。終不足八面受敵，為大家也。其次朱竹
垞，其詩初學盛唐，格律堅勁，不可動搖。中年以後，恃其博奧，盡棄格律，欲自成一派，究非風雅
正宗。

王漁洋曰：門人洪昉思問詩法於愚山，愚山曰：子師言詩，如華嚴樓閣，彈指即現。又如五城

十二樓，纓鈔俱在天際。余則譬作室者，瓊巖木石，一一俱就平地築起。洪曰：此禪宗頓漸義也。沈歸愚云：南施北宋，故應抗行。宋以雄健磊落勝，施以溫柔敦厚勝，各自擅場。

《清別裁》云：商邱公固風雅之總持也。其詩古體主奔放，近體主生新，意在規仿東坡，時宗之者非蘇不學矣。茲所錄者俱近唐賢，公晚年訂定，意或轉在是歟。

《清別裁》云：葉燮字星期，吳江人。康熙庚戌進士，知寶應縣，有《已畦集》。歸愚云：先生論詩，一曰生，一曰新，一曰深。一切庸熟、陳舊、浮淺語，須掃而空之。今觀其集中諸作，意必鈞玄，語必獨造，寧不諧俗，不肯隨俗，要莫於諸名家中，能拔戟自成一隊者。又云：先生初寓吳時，吳中稱詩者多宗范、陸。究所獵者，范、陸之皮毛，幾於千手雷同矣。先生著《原詩內外篇》四卷，力破其非，吳人士始多警警之。先生沒後，人轉多從其言者，王新城司寇致書，謂其獨立起衰，應非漫許。薛一瓢《詩話》：先生誨余作詩有三字，曰情，曰理，曰事。余服膺至今，時理會者。

《四庫提要》云：樊樹詩，吐屬嫺雅，有修潔自喜之致，絕不染南宋江湖末派。雖才力富健，尚未能與彝尊等抗行，而恬吟密咏，綽有餘思。視國初西冷十子，儻然遠矣。

姚姬傳《與何硯農書》云：今日詩家大為榛塞，雖通人不能具正見。吾斷謂樊樹、簡齋，皆詩家之惡派。此論出，必大為世怨怒，然理不可易也。

(三) 傳略

閩中鄭方坤，嘗有《清詩家名人小傳》一書，叙次頗詳。茲略取之於下：

吳偉業，字駿公，太倉人。其詩詞樂府，於故國舊君之思，時流言外，如「我本淮南舊鷄犬，不隨仙去落人間」。及臨終詞云：「故人慷慨多奇節，為當年沈吟不斷，草間偷活。」又「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鏡不值何須說」。悲憤自訟，不作一欺人語。讀者略其迹，諒其心可也。所作歌行，鋪張排比，如李龜年說開天遺事，可備一代詩史。

朱彝尊，字錫鬯，秀水人。詩名尤藉甚人口，時阮亭尚書以風雅號召海宇，一時名流，無敢相駢者。惟先生體大思精，牢籠萬有，而澄汰鍛煉，不肯人云亦云，可以匹敵。迄今新城、長水，屹然為二大宗師，比於唐李、杜，宋蘇、黃云。

王士禛，字阮亭。生濟南文獻之邦，宦江左清華之地，故其詩上溯三百篇，下逮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之制，靡不窮其派別，而折衷其指歸。於陶、孟、王、韋諸家，尤有神悟。

施閏章，字愚山，宣城人。其詩氣體高妙，格律深穩，鏘然玉應，盎然春溫。阮亭最愛其「秋風一夕起，庭樹葉皆飛。孤宦百憂集，故人千里歸。岳雲寒不散，江雁去還稀。遲暮兼離別，愁君雪滿衣」之作，謂昔人論古人十九首以為驚魂動魄，一字千金，此雖近體，豈愧十九首耶？

宋琬，字荔裳，萊陽人。初以進士回翔郎署，標格意氣，文采風流，并足推倒一世，卒以鬱鬱不得志死。所為詩覽古寫懷，思鄉望闕。江山資其凄惋，風雨壯其騷愁。豪宕感激，詎而不怒，有勞人志士之思焉。

宋肇，字牧仲，號漫堂，別署綿津山人，商邱人。平生業詩為專家，老而不休。武進邵青門鈔其

詩與漁洋合刻之，謂新城天授既高，變化逾出，如游賈胡之市，光怪瑰璋，而火齊木難之錯陳也；商邱含吐醞藉，標格雋上，如良玉之溫潤，縝栗而精采四映也。體製固不相襲，而其淵源風騷，斟酌漢、魏、三唐，以自成一派，固自異曲同工矣。

夫清代詩人，大略既具是矣。以余觀之，覺其文章之變，仿佛有明。而人材之衆，勢焰之盛，與夫社集之廣，氣節之勁，則清猶未及夫明也。何言之？明初詩人，劉文成建開創之奇勛，高青邱承風雅之正軌，固彬彬乎當代之弘儒也。而清則躬躬屈膝，視顏苟活，無復一人能揚眉吐氣者。江左三家，固無論已，彼朱、王獨非其儔歟？而蕭山、陽羨、漢槎、稼堂之倫，固當與甫草、己畦同類而并笑之也。降迨中葉，明則前後七子，笙簧迭奏，壇坫爭雄。雖事涉矜夸，而旌旆飛揚，風雲會合，自有不可一世之概。而清則歸愚一老，蠅屈吳下，鏗鏗規律，不免固哉之稱。別裁選成，更遭呵斥之辱，以視眇山人之被擯，王李不猶彼善於此乎？至於末季，明則悲歌慷慨，起東南半壁之爭，被髮佯狂，勵薇蕨西山之志。而清則夷齊百輩，并下首陽，宮殿千門，高開吟社矣。以是言詩，詩何足貴；以是言學，學復奚裨。宜乎爭鬪嘈雜，遍遊紛陳，偶體滋繁，妖言競起。余竊以爲當此千鈞一髮，凡我中華志士，愛國男兒，宜若何感慨奮發，爲中流砥柱之圖。而不意小生賤儒，罔知別擇，委瑣齷齪，猶戢然低唱其亡國之音，以駢首而自殺。嗚呼！世有魯仲連，不寧蹈東海而死哉！

陳去病全集

詩賦論著集二

辭賦學綱要

叙

自成康沒而頌聲廢，四夷交侵而小雅廢。由是禮崩樂壞，怨悱并興，而風刺之作，寔以繁滋矣。七雄擅國，競誇武力。屈宋之徒，獨擅歌詠。遭時不偶，冤苦傷懷。爰本土風，創爲新體，號曰楚辭。芳香悱惻，動人心肺。荀卿繼之，文益譎詭，而辭賦之製，益以瑰璋矣。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又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蓋賦本六義之一，貴乎敷陳事理，翔實可信，而又體兼比興，詞極璀璨。故班固以爲古詩之流，宜於諷誦。特其感物造端，取資弘遠。自非材智深美，實無繇狀夫萬物之情。故能叙其情與事者，當無不可與圖庶政，而膺民社。此延陵季子所以聞樂歌而辯國政之良窳焉。漢興四百載，天子右文，學者蔚起，其尤工者，則賈生、枚叔、長卿、子雲、班、張之倫，咸推巨擘。建安以還，仲宣、子建，堪稱二妙。六朝綺靡，惟江、鮑獨擅厥長。徐、庾雖曰齊名，而蘭成哀